

人生的路很漫长，可是关键的只有那么几步。

有些人，有些事，真的如同过眼云烟，

尤其是青春及与青春有关的情事。

我喜欢蓬勃的发展，却害怕对于青春的遗忘。

假面舞会



Masquerade
胡坚◎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假面舞会

Masquerade

胡坚◎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面舞会 / 胡坚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378-4969-2

I. ①假…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79723号

书名:
假面舞会

著者: 胡坚
策划: 诚客优品

责任编辑: 刘文飞
印装监制: 冯宏霞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138千字

印张: 6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969-2

定价: 32.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CONTENTS | 目录

1. 红灯记 001
2. 渡江侦察记 005
3. 鸡毛信 015
4. 地雷战 028
5. 没头脑和不高兴 038
6. 冰山上的来客 043
7. 大西洋底来的人 050
8. 小兵张嘎 055
9. 姿三四郎 066
10. 激战无名川 070
11. 英雄儿女 080
12. 平原枪声 088
13. 弹道无痕 092
14. 兵临城下 094
15. 闪电行动 103

16. 霓虹灯下的哨兵	112
17. 自豪吧，母亲	118
18. 两个小八路	123
19. 南征北战	131
20. 喜宴	136
21. 51号兵站	142
22. 智取华山	145
23. 暴风骤雨	148
24. 奇袭	151
25. 永不消逝的电波	157
26. 不该凋谢的玫瑰	161
27. 今天我休息	163
28. 北京人在纽约	166
29. 今夜星光灿烂	169
30. 烈火中永生	174
31. 车轮滚滚	177
32. 野火春风斗古城	182
尾声	186

1. 红灯记

那年入冬，高中生楚建明经常从课堂上逃掉。

翻过省一中的后山是一条四车道的马路。如果在山顶停留片刻，踮脚远眺，就能看见山下两处停工的工地和远处江边漆着洗衣粉广告的电视塔。

车床厂的子弟就站在山下马路旁的车站等他。

我就是楚建明。在省一中的那一年里，我喜欢逃学，喜欢站在学校后山上远眺。彼时的天空灰蒙蒙的，就像一架苏联产的望远镜，视野永远偏黄。书上说天空映的是海水蓝，我想武汉的天泛黄，那一定是映的长江。

我和伙伴都是车床厂的子弟，每到夏天，都会到江边玩水。无数个夏日的黄昏，我们穿着针织短裤，站在滚烫的水泥防波堤上，挥斥江风，脚踏夕晖，议论江湖新闻——某某厂的又把某某厂的揍了，某某头领的女人跟某某小白脸跑了……仿佛一生的活动范围都不会超出这几个街区。雾气茫茫的长江两端，是童年心中的最远处。

大人们讲，我们车床厂的前身是造火炮的。国民党时期，大概是

方便运输，国内的军工厂全都布置在长江沿线，火炮生产线金贵，被安排在了华中重镇武汉。后来大概是看战局不利，怕日本海军溯江而上把中国军工的一点儿底子一网打尽，又慌里慌张组织人手在江阴沉船，堵塞长江航道。

算起来，这便是我们追溯童年时空的最远处了。江城边这个车床厂里，有一批老人来自长江下游的广阔乡间。国难当头，跑去金陵兵工厂当学徒，解放战争中投诚过来，新中国成立后内迁华中，还是干的老行当。小学同学马峰告诉我，他爷爷年轻时就在江阴常熟一带上班，本来混帮会收保护费，后来国难当头有了觉悟，那一带的黑社会拉了人马和官方的特务大队、民间的各种忠义救国军混编，一起打鬼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黑社会也不例外。厂里放露天电影，只要是《沙家浜》，马峰就在台下拽着我们嘀嘀咕咕地说他爷爷认识胡司令。

几乎是在马峰学会吹牛的同时，同学海洋养成了跳起来接他话的习惯。他打击马峰的经典台词是：要不是老子的爷爷策反你爷爷，你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参加革命。

海洋家是三代武汉土著，从上到下都有爱在嘴上当人家老子的习惯。他爷爷年轻时参加地下党，和一大批闲棋冷子一起打入了国军内部。渡江战役前夕，老爷子在江阴要塞的炮团里搞地下工作，策反国军，救人无数。后来百万雄师过大江，众多炮台不战而降，江阴要塞是千里天险崩溃的东起点。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资讯不发达，电视报纸都没有，车床厂的兄弟们都擅长从自己的革命家谱里挖掘英雄事迹，均以自己一门忠烈，有个杀敌无数的爷爷为荣。后来看多了小人书，眼界变得开阔，才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除了本朝十大将帅之外，这世上可做偶像的英雄豪杰非常多，除了有李元霸、岳飞，还有拿破仑和巴顿。

马峰的爷爷有历史污点，不好崇拜，只好另辟蹊径，其偶像乃是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还是内参的时候，马峰家的书柜从来不上锁，这让他有机会发现这个很有性格的小胡子，然后就把书偷偷带到学校看。看到某一册的时候，翻出一张字条，上边是他老爸当年抄的诗句，说要做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要“饮马顿河畔，跨过乌克兰草原，翻过乌拉尔的峰巅，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马峰看了哈哈大笑，逢人就当笑话讲。

那时节我们熟读兵书战策，在单位图书室翻阅武术兵器类的杂志；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各色飞机大炮的彩图。我们了解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日本的90式坦克，还能谈谈中东战争和沙漠风暴，唯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兴趣全无。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只是运动会的口号。大人们都在私下敲打我们，说出国读书，下海挣钱，才是硬道理。

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也正是武汉市，甚至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几年。千万工矿企业改制生产，无数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后来的人用“野蛮生长”来形容这个时代的民企和经济发展。恰巧，这和我们青春期重合。

1993年，我的伙伴们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收割，马峰和海洋等一帮子弟被划拉到厂子里的技校去混技术了，我考进了省一中。成绩中等偏下，念得心不在焉，整天惦记着和车床厂的伙伴们玩。这群兄弟讲义气，总聚在我学校后山下的一个小车站，等我从学校逃出来。每次看我笑嘻嘻地从山上一路跑下来，总有人扔给我一根“红金龙”香烟。

扔出来的香烟在空中画出一条弧线，被我接住。我绕圈把在场的每一个人各拍两下，然后搓搓冻红的双手，摸出一盒火柴点上——我那会儿抽烟没瘾，但兜里总揣着三两包火柴，做链条枪的弹药。我一般把火柴塞在我妈给我织的毛线手套里，出门的时候，我总不大愿意戴手套，当着伙伴的面儿，表现自己不怕冷；溜出教室的时候，更是要把夹克衫的拉链解开，一路从山坡跑下来，衣服里灌满了风。

“走吧。”

“去哪儿？”

“过江。”

2. 渡江侦察记

武汉过江的公共汽车，自我记事起，就是加长的巨龙型。我和兄弟们都爱坐在中间的转盘上，可以像开圆桌会议一样面对面吹牛。爷爷一辈乃是童年的主流偶像，已被青春的叛逆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爹妈的剽悍故事。爹妈虽没赶上战争年代，但是赶上了“十年浩劫”，从扁担条凳到冲锋枪手榴弹，各种等级的武装冲突频繁，上山下乡，战天斗地，其乐无穷；青春、热血、忠诚，一个也没少，吹起牛来，也有十足的本钱。

冬天的路上堆满了积雪，汽车喷着白汽开到大桥上，轮胎外绑了一圈链条防滑，轧上去哗啦哗啦直响。我指着窗边守桥的武警战士，说当年守桥的独立师是我爸的老部队，“你们听过1967年的故事没，说东海舰队的军舰从长江口开进来，黑云压城城欲摧……”结果没等我讲到伞兵进城，就被江面上传来的汽笛声打断。马峰趁机抢过话茬儿说他的段子，他指着雾气弥漫的长江，讲当年他爸的渡江历险记。话说1967年夏天横渡长江的活动，无数大好青年被奸人拖入江心谋害，唯有他马峰老爸神勇剽悍，在敌人的水鬼阵中杀出一条血路，侥幸逃生，这才没耽误后来有了马峰。

马峰一家三代单传，爷爷黑帮出身，后来虽然投诚，可最终也没能入党。爸爸和妈妈乃是武汉最早的一批知青，1968年溯江而上，少年入川。

根据马峰多次的描述，那次遥远的旅行已经渐渐被我们每个人熟知。遥想当年，上百号第一次出远门的武汉知青在枝江码头下船休整，和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的宜昌知青因为放行李的地皮问题起了纠纷。宜昌青年出门都带有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家看家护院用的马刀一类凶器，从棉絮里抽出来就开打。本来是考虑带着这些兵器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没想到在离家门口六十公里处就派上了用场，所以说，上帝的审判总比想象的来得早；所以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武汉知青没趁手的兵器，打起来吃了不少亏。后来多亏枝江码头搬运队的工人，他们扛着大扁担，一个个虎背熊腰，站在码头喊话，谁再动手就一人一扁担。这群人长期干体力活，特别壮，有几个知青不听话，被捶了几下就消停了。马峰的老爸在这场战斗中因为表现积极，被人砍中耳朵。后来电视里有了《黑猫警长》，小马峰不懂事，就管他爸叫“一只耳”。再往后，马峰长大了，谁叫他老爸一只耳他和谁急。而且少年马峰吸取了当年他爸打架吃亏的教训，出门的时候总在口袋里揣一把水果刀，在外和人一语不合，眉毛一横，手就往口袋里伸，乃是车床厂子弟里公认的狠角色，江湖人称“马疯子”。

1993年底的那个上午，我们在航空路天桥下了车，武汉的冬天冷得别致。过了早上的上班高峰期，街面上人就不多了，路边的早点摊

也纷纷撤走，只留下灰色的邮局大楼下两个卖茶叶蛋的老头儿盯着我们看。我们都没经济来源，烟都得互相蹭着抽，大家都假装没看见老头儿的企盼，原地跺脚取暖，“马疯子”牵头围攻带路的海洋，表示要当街把欺骗群众的小王八蛋的裤子给扒了。

海洋原本联络好了汉口的几个朋友在天桥下碰头，然后一起逛街。结果对方没来，为了平息伙伴的怒火，他主动提出到前边的卫生学校找两个女孩儿出来聊聊。

我记得很清楚，从那一年的年中，社会上就开始屡屡流传撬保险柜的案子，大人们都说是国家银行政策惹的祸，各大银行回收贷款，借钱不还的单位把欠款一打到银行就被没收了，到最后不敢往银行存钱，全放保险柜里，时称“体制外循环”。银行没辙了，却繁荣了大小偷公司的业务。几个月下来，被盗单位遍及全国，盗情严重；加之春节临近，贼人都惦记着搞点儿钱回家过年，犯罪高发时段，各个单位都不敢马虎，门岗、巡逻力量明显加强。不知道当时卫校里边藏了什么宝贝，平时只有一个老头儿的门房站了三个穿大衣的门卫，边聊天跺脚边往我们这边看。海洋瞟了他们几眼，大概是觉得人太多不好进，抱有畏难心理，带着我们悄悄转移到卫校后边的院墙下。

墙头的玻璃碴子早就被前仆后继的爬墙者砸光了，砂浆粗糙，冻红的手指扳上去生疼。海洋和马峰搓着手，踩着砖缝爬上墙头，然后腾地就跳了进去。剩下的几个人也迅速跟了上去，横骑在墙头，看着海洋和马峰探头探脑地走向了操场，才一个个跳下来，靠着墙站住了。墙里是一片小树林，正好把人挡住。那年，全国的单位里都栽了这种应付领导检查的样子树，蔫头耷脑地插在地里，有的连根都

没有，时值深冬，树叶早已落光，只剩下一根根直苗苗，说不出的诡异。

卫校里的男生和树一样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校园显得有些冷清。几幢楼错落摆放，水泥色的外墙显得有些老旧。我在小树林里又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就递出去了，大家没有上甘岭的觉悟，烟轮了两圈儿，再到我手上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屁股。

此时，远处的海洋和马峰已见区别：海洋把黑羽绒服里的白围巾掏出来搭在脖子上，冒充《上海滩》里的许文强；马峰虽然平时横眉瞪眼不含糊，关键时刻还是有些害羞，揣着手跟在后面两三米远的地方当跟班，看见一个个小妞从眼前晃过，而海洋却不搭话，心中不禁有些着急。

海洋在操场上溜了一圈，大概是在没发现合适的对象，犹豫之间一回头，看见我们站在远处指指戳戳地取笑，面子上挂不住了。正在这会儿，办公楼里走出来两个女学生，他想也没想就迎了上去，头也不抬就问：“同学你好，向你们打听个人……”

其实当时我们相距至少一百米，他说什么我们根本听不着，这句话是我猜的。千百年来，小流氓海洋和女孩儿的瞎话就这一句，说完这句，才顾得上抬起头看看对面的姑娘。

对面的美女穿个蓝大衣，个儿挺高，披散着头发，看见两个陌生的小伙子上来打听人，转头问身边穿黄大衣的女伴儿，最后遗憾地告诉对方没有这个人。女孩儿警惕地扫了一眼这两家伙，一个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发黄起球的白围巾，另一个端腔、缩脖、笼着双手，目的都

写在脸上。女孩儿见多了这种事，经验丰富，俏脸一绷，拉上女伴儿就走。

海洋看人要走，心里一急，第二句话顺溜多了，他说：“别啊，同学，现在外边正严打，我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就想认识认识……”边说着边加紧步子跟了上去。可他这句话的后果更糟糕，两个女孩儿简直要跑起来了。

我们远远地跟在后边，看着海洋他们两个弯着腰追女孩儿跑，最后死皮赖脸地跟进了教学楼，不禁哈哈大笑。大家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海洋出来，又开始传烟，就在商量再派谁去侦察的时候，身边的一个兄弟抬手一指：“不好！”

我扭头一看，海洋拉着马峰，捂着脑袋从教学楼里飞也似的逃出，身后几个高个子男生不依不饶，一路紧追。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操场的距离，看情况不妙，马上散开，满地寻找武器。率先发现敌情的兄弟拽住身边的一棵小树苗，轻轻一扯就试出是临时插进土里的门面工程，手里霎时就多了一根一米五的花枪，挥舞着就冲了上去。我一把从花坛上掰了块砖，磕成两截掂在手里，大喊一声，也跟着冲了上去。

车床厂的兄弟们打架是出了名的勇敢，冲锋的时候还高声喊杀。我绕过最前面的海洋和马峰，猛地蹦起来，狠狠把手里的砖砸向领头的两个追兵。两个小子一看不妙，赶紧转身护住脑袋，把屁股和背脊留给我。这时候，拿小树苗的兄弟已经冲上来了，对准追兵的下盘一记横扫。后边的人，各持砖石，也已冲到前线，和来敌混作一团。

一般来说，每次深入敌后搭讪别人地盘上的姑娘，游击队员们都提前做好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虽然不惧怕大仗、恶仗，但是行动前的兵力对比总要做做，不能犯“左倾”冒进主义错误。

在这次行动之前，海洋其实就已经打好小算盘了。本来算计的是卫校女多男少，动员不利，柿子拣软的捏，真打起来咱们有兵力优势，吃不了亏，谁也没想到敌人布置了快速反应分队，没找着女孩儿，却被追着屁股打出来了。开始还是平手，可毕竟是在人家地头，后勤和支援都不占优势，几分钟里，对方的援军就陆陆续续来了十来个，而且手里多半拿着小刀和桌子板凳的零件，我们这边只有马峰裤兜里揣着一把小折刀，激战中好不容易找到空当把刀子从口袋里掏出来，还没来得及打开就被人一棍劈在手腕上。

“马疯子”兵器失手，出师未捷身先死，头上紧跟着又挨了一棍，其余的人也都差不多，只能且战且退，等撤到卫校大门口的时候，两个穿大衣的保安还揣着手哈哈笑。我被人打了几棍子，马峰、海洋的眼睛里都给打出了血点。眼看兵败如山倒，就在我们这边就要斗志散尽、作鸟兽散的当口儿，红了眼睛的海洋猛然蹦出两步，指着马路对面大叫了一声：“飞哥，老秋！”

我护住脑袋回头一看，眼前的情景好像慢镜头一般放过——马路对面，黑压压地来了二十多人。大点儿的孩子讲“风度”，一个个身形瘦削精悍，天再冷也只加一件薄薄的外套，外套大都是深色，每个人的衣服都是敞开襟，风一吹就能看见衣角飘扬，远远看去，十分整齐，恍若一支支挺拔的标枪伫立在北风中，长矛如林，红缨飘飘。什么叫“虎贲”，什么叫“沙场秋点兵”，后来看金庸说“奔腾如虎烽

烟举”，我一下就回想起当时的这个场面。

飞哥是个打架的老油条，拎着两截砖头跑在最前面，当年会打架的小混混拿砖头从不出手，都是掂在手里当锤砸，谁的脑袋和后背挨上一下就得趴下，半天缓不过劲儿来。飞哥和老秋这几个都是高手，挥起砖来就是李元霸和裴元庆。

生力军加入战团，体力和战斗力都占了绝对优势，简直就是虎入羊群，直接决定了战局的成败。就在我们这边兵合一处、越战越勇，对方败象已显的关键时刻，从街边的小巷里蹿出十几个联防队队员，这再次改变了战斗的格局。

20世纪90年代，街头打架的年轻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联防队。武汉市的群众组织有着良好的基础，联防队更是装备精良，个个年轻力壮，专业就是打架，手里的警棍威力比后来的强上百倍，都是带直流电的，被捅上一下，就像被两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肉里，易筋洗髓，终生难忘。我一看这群哥哥来了，想起传说中电棍的威力，头皮开始发麻。大家的手脚顿时变得十分麻利，双方的武斗立即停止，凶器转眼扔了一地。卫校的男孩儿们掉头跑进学校，我们朝着联防队杀来的相反方向飞快逃窜。

被联防队抓住的倒霉蛋不光要被电棍捅，还得拎进派出所蹲一天墙根儿，然后等家里来领人。家教严的兄弟往往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大概是顾忌这个，兄弟们逃跑都很拼命。绕出一个大圈，把联防队甩得没影了才拥着伤员，浩浩荡荡地折回同济医院。

那天我们这边一共有四五个人见了血。海洋算严重的，除了头被砸破以外，胳膊被捅了一刀，屁股上也挨了一下——后来他告诉我，是一个小王八蛋用螺丝刀扎了他屁股。飞哥他们那边有个小伙子的肚子被人划了一刀，好在冬天穿得厚，就破了点儿皮。剩下的几个简单洗洗伤口，就站在急诊室门口等海洋缝针，一边等一边翻荷包，每个人掏出几张毛票，开始凑医药费。

马峰手背上包了个纱布，嘴角上青了一块，他数了数毛票，大概是还缺钱，老秋首先把衣服兜翻过来，示意没了，大家也都跟着翻口袋。

我们翻口袋的工夫，楼梯间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头一看，卫校受伤的几个学生也来了，他们来的人明显比我们少，轻伤员大概都在自己学校消化了，剩下两个严重点儿的，是被人架上来的——可能是怕再打起来，送伤员的竟然都是女生！我和伙伴们靠拢在一起，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那边两个受伤的男生也瞪着我们。急诊室有四张床，海洋正在其中一张床上处理伤口，刚才一直在“哎哟哎哟”叫个不停，扭头一看刚才打架的仇人来了，马上咬牙忍住，和拿药瓶的小护士谈笑风生，做刮骨疗毒潇洒状。

我们在走廊实在凑不出钱来了，马峰就和飞哥他们商量着去附近学校找同学拿点儿，于是开始讨论哪个学校比较近，比较容易拿到钱。

当着对方女生的面儿拿不出来钱，实在有些尴尬。大家傻愣愣地站着，面子上都有点儿挂不住，每个人都忍不住就此话题发表两句看